

廈門大學圖書館珍藏

主編：季嘯風、沈友益

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

第十三冊

——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目 要

有臨時委員會召集真正國民會議建設國民政府、(十五)追悼反奉烈士郭

大會之通電 各報編輯各團體暨全國民衆公鑒、萬急、奉系軍閥、罪大惡極、早

民怨憤反對之結果、乃日本帝國主義者、狼子野心、見其走狗之行
將失敗、竟不惜不整鬚、行、公然出兵東三省、直接援助、北京民衆
對此異常痛憤、爰於本月卅一日下午一時、在天安門開反日國民大會、對
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此種暴行、誓死反對、並一致議決、(見大會提案)等議案
、尙望各地民衆、一齊奮起、即日對日舉行示威、並急速進行抵制日貨經
濟絕交之工作、以致日本帝國主義之死亡、一方繼續反奉戰爭、掃除奉系殘
餘勢力、俾親日賣國之奉系軍閥、無死灰復燃之危險、時機緊迫、望國民面
起而、北京反日國民大會叩引、

遊行之 大隊出發遊行、由天安門出發、經東安街、崇內大街、崇外大街
、三里河、前外大街、折至天安門遠散會、沿途散佈傳單甚多云、

恢復法統

目下有四種主張

東北西北長江三派不一致
長江方面吳孫又各有主張

自京津戰事結束後、時局時
勢、大有由軍事轉入政治之趨
勢、日來合肥下野、法統恢復
之聲浪、其高壓上、實力派方
面、如吳(子玉)孫(慶遠)輩、
既有鮮明之表示、奉張亦有派
朱慶瀾到津接洽之說、各派政
客、亦同時活動、大致合肥下
野、將成事實、惟政權之移
轉問題、各方面尙在交換意見
中、綜目下各方之主張、約
可分爲四種如左

(甲)恢復黃郛攝閣、民黨方面
對於此說、主張頗力、黃亦積
極活動、此種主張、自爲黃郛
隸屬之國民軍所贊同、惟黃氏
平日爲人精刻過火、頗爲同僚
所忌、故國民軍內部、即對黃

目 要

已不能一致、聞第二軍方面、頗多反對黃氏登台者、日昨已由二軍代表李仲三發出通電、論列黃部離開不能復活之理由。果爾、國民軍內部、意見尚難一致、

(乙)恢復張紹曾內閣。此說為法統派所倡、孫傳芳頗表贊同、奉張亦傾向此種主張、其辦法乃恢復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以前之狀況、補足黎元洪八十三日之任期、

(丙)恢復顏惠慶內閣。此為賄選議員之主張、吳佩孚所贊同者、預聞恢復後、舊國會同時亦在京集會、通過曹錕之辭職書、然後依照憲法改選國會、惟恢復曹之正式內閣、不啻承認曹之正式總統、即使曹仍辭職、未免面手不足、恐未必為浙蘇樹黨計者所同意

(丁)許內閣組織。最近許氏各政客主張此派頗力、西北實力

派亦有表同情者、即所謂執政制下之攝閣、殆亦維持現狀之一法、

將來政權承繼之途徑、大概不出上列四種、至究竟取用何種方法、各實力派尚在奔走接洽之中、總之東北西北長江三方面、對於恢復法統之標題、似已一致、惟西北方面國民一二三軍間既未必能一致、而長江方面、吳佩孚孫傳芳又同床異夢、恢復法統一語、仍是一盤

統主張、在此範圍之內、究竟採取何種方式與手段、各方面意見尚未一致、故少不得要許世英再維持幾天、俟待協商也

又聞總居天津之張紹曾、日前曾親赴張家口、與馮煥章有所接洽、回津之後、特發出通電一則、謂馮亦贊成恢復法統、原文畧云、昨晤煥章督辦、談及時局問題、對恢復法統一節

極端贊同、并以應從何處下手詢及楊堯、當經告以第一步宜先督促舊國會速自集會、則其他手續、不難以次設施、煥章甚以為然、囑即轉促國會同人從速進行等語、諸君熱心為國務務一致主張、克收其果云云

末次研究所

要目

會選舉總統、第三步、修改憲法、第四步宣告解散、其在第一步施行期中、并希望段合肥自動下野、由黃郛恢復攝閣維持過渡時代之局面云、

又一報告、刻因馮氏去國、而連帶停頓進行者、則為黃郛一派之恢復攝閣運動、黃等進行此事、不止一朝、當初黃之堅決拒絕入許閣長交通、即由於此、而馮氏既去、無人為之負

責、黃等對已無法進行、連日黃等與各省之接洽、因亦停止、此不得謂非直接影響之一事也、其次關於大局問題、現在最有力量而盛傳者、莫如法統論、所謂法統、現亦有兩說、一為恢復曹錕時代之法統、此點觀于吳佩孚通電對曹錕係稱前大總統、則吳之不必擁曹、從

可知已、一為恢復約法、承認黎之總統、而黎不行使職權、以命令派人攝閣、此係政客間一種議論、尚無何等接洽、惟於此有一問題、如談及恢復法統、則一年來臨時執政制下之一切設施、皆可謂陷于非法、如新閣閣員之寇退、對法統即曾有此說、意謂內閣產生、由于執政命令、如立閣員職後、再恢復法統、交出一切、不啻自認非法、此次入閣、係因承認修改之臨時執政制、由此產生之物、而復論法統、無異自相矛盾、本人係屬書生、第一次作官、不能自認非法、而又躬自蹈之、如有人主張法統、則本人敬謝不敏、決不入閣云

與吳佩孚三十二通電、外間頗疑其與東北早有默契、然其與各方日前確曾有電致吳、謂吳速即派員與各方接洽解決時局問題、及其所協議之如何、則尚未能詳悉、惟黃郛力謀攝閣已非一日、其方竟推黃為總代表、可見其實已同意法統之說、然則吳與某方有諒解歟。

吳佩孚派正協商法統問題

某方推黃郛為總代表

與吳佩孚商解決時局

吳佩孚三十二通電、外間頗疑其與東北早有默契、然其與各方日前確曾有電致吳、謂吳速即派員與各方接洽解決時局問題、及其所協議之如何、則尚未能詳悉、惟黃郛力謀攝閣已非一日、其方竟推黃為總代表、可見其實已同意法統之說、然則吳與某方有諒解歟。

目 要

黎元洪復職空氣之裏面

▲黎頗有意上台——奉方積極主張——唐紹儀擬設與國軍態度
 日來稱黎之空氣，忽然濃厚，據聞長江方面，有同意者，其辦法，先由團聚
 漢口之第一屆國會議員，在京自行召集，宣告曹辭職，請黎元洪入京暫行
 攝行大總統職權，外間雖云黎無意上台，但目前黎曾派彭允彝來京，調查國
 民軍方面態度，惟無甚結果耳。

某社據昨晨(六日)由張家口來電云，恢復憲法上之法統，使黃郭攝閣復活，
 與此間政旨，相去太遠，絕難贊同，至恢復約法上法統，以黎元洪復職，補
 滿八十三日之任期，亦非此間所能同意，為和議反對黎氏個人之各方起見，
 特籌出一折衷辦法，即仍請黎復職，但實際上由黎請假在津，不來京行使職
 權，而由唐紹儀之內閣攝政，因黎常年被逐離職之際，曾正式下令，任命唐
 紹儀為國務總理，故擬請唐來京，根據此令，組織唐內閣，黎既請假，則以
 唐內閣為攝政內閣，刻已派彭允彝赴滬，與曹商洽，並另派人徵求黎氏之意
 見，並當許以某種條件云云，惟詢諸接近某方之某要人，叩以此種辦法，是
 否出於某方之主張，彭允彝等之赴津滬，是否出於某方之派遣，某要人答謂
 此層尚未完全判明，此項運動縱非某方為之中心，某方似已表示贊同云，
 竊察復出之說，主動者為東三省拒選議員，及奉系關內將領李景林張宗昌等
 其內等作用，計有兩端，(一)抵制直系之流惠論，以免曹氏之復出，(二)
 打破國民軍之革新主張，以上兩者，在奉派眼光中，均認為與己不利，故張
 作霖已派許爾洲朱慶聯袂入關，分向津漢兩方接洽一切云。

新產之許內閣

已呈風雨飄搖之象

各部總長均尙未就職

昨日閣議亦停開

本報特訊、許內閣現在雖經任命、然亦不過發表其名單、於事實上仍僅爲二三重任閣員表示維持原狀而已、至其餘浙閩員、率之躊躇或觀、是以昨日許氏由執政府歸來、當即電促各閣員從速就職、惟答覆者、多不得要領、以故閣議之正式開議、尙無談著之日、昨據某方消息云、此次許氏選衡之閣員、對於重要之各省代表、頗感意入閣、其後乃一而再、再而三、遂變更其當初方針、該代表中多抱不滿、由是知許閣前路頗有種種障礙、未必果皆坦途云、

大約新任諸總長、除財政交通農商三部可無問題外、餘六部均未確定就任、內情複雜、復非直捷所易解決、自新年例假滿後辦公以還、該六部遂陷于無部長狀態、許世英因昨日第一次國務會議、便不能蒞數開成、顯見情勢不佳、意興殊形懊悵云、

又據某新閣員談稱、此次閣員名單發表、許世英事前並未一一徵求同意、故發表以後、未經接洽就緒者、因尙有表示就否之問題、即應允就職者、亦因須待其他閣員同時就職之故、而略展緩、遂致開幕迄未有確期、然因時局變化太速、爲期當不能再緩、在此二三日內、有大部分閣員、可望就職、聞新閣員中現較有問題者、據外間所傳、爲王正廷于右任易培基三人、王之不就、係因

攝閣閣員勸其不就、但據接近王方者稱、此說並不甚確、王氏仍以就之成分爲多、不過爲期或須稍後而已、至于之態度、似仍堅決、關係因于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于就職、尙有待于彼方之許可、易培基則並非不就、特因王于態度未定之故、而連帶的現躊躇之色云、

又據接近王正廷之某君云、王氏之是否就職、目下尙未決定、亦無有如何表示、蓋王氏素重實際、徒就外長之名、而實際無辦法、殊非其素願、現在時局至爲渾沌、縱就外長、亦無補於事、故須靜候時局之發展、然後方能決定其進止、

此外傳王氏主張護法、爲其就職之交換條件、則絕無其事、今王氏之所謂護法者、乃指尋常法律而言、蓋凡一國家、凡有法律、法律既經制定、人人應得而守之、斷不可因一人一系之惡、而擅自更改之、王氏之所謂護法者在此、并非專指曹錕

未次研究所

時代所制定之憲法云

又聞法長馬君武、昨已通令司法部、定今日上午十時開閣議、司法部亦已循例代爲開職、司法亦已循例代爲開職、一切矣、聞馬氏就職之意、不盡係爲許捧場、確尙含有許願全外交之意味、毛爾等昨日曾訪馬氏、謂調查司法委員會、已定九日開幕、應請到任負責、并請屆時出席於該會、於考慮之後、認本人確有就職必要、於是遂決以今日就職云

財長陳錦濤自就職後、對於軍各費之應付一籌莫展、實極艱年關、國內銀行團相繼倒台、即計畫中之德華銀行二百萬小借款、亦爲某方要求而去、陳氏既處四面皆黑之境、以致無從進行、故態度甚爲消極、聞將提出辭呈云

目 要

許閣前途忽有轉機

昨晚忽接某方報告，許內閣閣員除內務于右任外，其餘閣員均定於今日上午十時就職，十一時召開國務會議。

云云，據之曰：各方形勢，上說以覺奇突，無論如何，今日當可證明也。許世英前次交請馬君武選易培基於國民會議籌備處，故職就職，據聞馬君武允即履新，易培基充為考選，又昨日（六日）國務院秘書長在守珍，因今日（七日）例有閣議，特於昨日（六日）在海部中樓大客廳布置國務會議之席次，程序按照外內財政等一次排定，側面則為法政農交席次，總理席居東，秘書長席居西，今日閣議各閣員能到席過半數，即可開議云。

段祺瑞下野聲浪甚盛

將於本月十五日實現

擬以許內閣攝政

新年以來，時局形勢，陡呈逆變，馮玉祥既通電宣告下野，吳佩孚復通電收束所部，主張尊法，張作霖亦有主張護法之說，于是沉悶日久之北京政局，亦有應時轉變之勢，但各方對於時局之解決辦法，意見

極不一致，能否合衷共濟，殊難豫斷，惟現政府處于此種空氣之下，胥無存在餘地，合肥將于十五日以民會難成爲理由，宣告下野之說，已宣傳甚盛，前日並派劉之龍赴張謁馮，磋商善後，因馮已宣告下

野，無結果而歸，聞段之通電已在起草中，內容略謂本人因國民會議不成，爲踐前約，必須去職，惟大政應交何人，請各省軍民長官，同抒意見，以便移付，而免中央有無政府之危險云云，此電將於十五日以前發出，以觀各省疆吏之意見云又一報告，段祺瑞現已決定於

本月十五日下午，並決定同時發表之命令，（一）宣告下野令，（二）看許世英攝行職務令，（三）勸告全國息爭令，令下之日，即實行下野，唯是否仍赴天津誦佛，以俟終年，則尙未有所聞耳，又聞自徐樹錚喪命以後，段度益抱兩極，近更因許攝成立，而諸新貴之應命上台，絕無其人，段氏自覺沒趣，遂有倦勤之說，茲據接近段氏之某君所述，謂段之求去，實因最近暫代某邊防督辦原任某都統之某將軍一電而起，溯將軍原電，係條陳三事，文章隱著在骨子裏，而該電原文，偏資京中各報，均付缺如，而馮督辦之復某要人電，實根據此而發，於是段不得不去矣，又聞某方面對於段長之去，決不措置一辭，因其上台亦無根據云。

目 要

段祺瑞亦不能不去矣

昨日已召集親信討論辭職問題

許閣受法統論影響恐終難成立

自馮玉祥下野與佩孚結束軍事通電發出以後，時局大有急轉直下之勢。許內閣之不易成立，原因雖多端，而最關鍵之點中，則為馮佩孚之因。現時法統之問題，則該派自更加努力。但昨日許閣與及其親信長官等，均未到院辦公，亦可見其形勢之不佳矣。段於除樹辭職後，雖極憤慨，但外間其會一度瀕左右擊辭職通電，似尚非事實。而昨日則確有此意。與與議者為其親信十餘人，亦均認在此形勢下，勢必有引退，蓋段之地位本與法統不相容，現與既明白主張法統，長江方面，當然同此傾向，東北之張，前日即已有此表示，與張近更有一種默契，其必不與吳異趨可知。一昨日外間喧傳張於四日已有一通電，與吳為掎角之應，原文約千餘字，大致與前日所發之電相同。一馮固屢以擁段為言，而今則已下野，且與其親近之馮，則日趨離隔，頃以所謂恢復法統與各方面接洽，是馮究竟何在，亦殊難料。雖環視力派中，幾無一有維持其地位之意，雖欲不去，殆不可能，蓋開段左右尚有主持至一月十五實行者，段本人則以為不必，蓋國民會議之無望，幾於有目共見，固不爭此數日為也。惟許世英則尚在拚命掙扎中，結果或將使段之辭職稍緩時日，亦未可知。至於所謂恢復法統之運動，其中意見亦尚未一致，如護法護憲之異詞，以及黃郛攝閣與黎元洪補足任期各說，又成為論爭之焦點。

末次研究所

段合肥決定下野

通電今日可發出說

又聞一切尚在研究中

臨時執政段合肥，將於本月十五日以前下野之說，傳之既久，茲聞段氏鑒於時局之混沌，與本人主張之國民代表會議已無成立之望，確已表示消極，數日前并已命左右起草下野通電及命令，前日(五日)下午四時，合肥曾邀集許世英湯漪等，討論一切辦法，因對於通電內容，有待修正，未能決定，昨日(六日)下午三時，許世英在國務院與汪守珍等會一度討論，下午五時，合肥又邀集許世英賈德耀陳宥等，討論通電內容，大致決定，其大意謂：「願藉此大出山，全為救國救民，謀和平統一，出山之前，業有馬電表明政見，去年六月中旬，復有明令表示希望國民代表會議之成功，去職再

發一令，擬於本年一月十五日召集國民代表會議議員在京開會，不幸時事多艱，戰雲倏起，和平無望，外交喫緊，本視爲唯一解決國是之國民代表會議，既無開會之望，是本入此次出山之政策，已完全失敗，爲願明責任起見，祇有潔然下野，將國政還諸國民，希望全國將領，撫念民生疾苦，弭兵息戰，共矢和平，並盼以國事爲重，速覓替人」等語，此電今日大致可望發出，至段下野之期，已訂在十五日，同時將發表明令，述明去職之情形云又一報告，昨日上午十時，吉兆胡同段宅，召集重要談話會，列席者有許世英龔心湛湯漪張伯英鄧漢祥徐興武等，首由合肥發言略云：江浙戰事發

生後，余曾竭力調停，終無良善結果，殊堪歎息，現煥章(馮玉祥)既已通電下野，子玉又另有主張，前年馬電所期望之國民會議，一時似難實現，余前番出山，本爲救國，結果竟得其反，急思乘機擺脫旋渦，似省一切煩惱，惟此項電文，關係重要，究應如何措詞方爲得體，余亦無成見，特請諸君到此協商等語，說畢之後，在座各員有主張電文措詞，宜以堅決態度表明即行下野者，有主張在各方無妥切辦法之前，宜以徵詢口吻，表示意見者，雙方各具理由，段亦無所適從，最後段又聲明云無論如何，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本人態度，總須向國民表示明白，衆亦贊成，旋推定湯漪及某某爲通電起草員，并決定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斟酌妥善，即行拍發云

又一報告，執政段謀瑞氏，亦早知均勢之局既破，本人不易再敷衍支撐下去，蓋以恢復法統之聲浪，近日傳唱頗盛，應釀進行亦猛，更覺應從速解除政柄，庶可安全下野，不過段氏任事，素肯負責，現雖已下台，並無戀位之意，却尚以爲目前無繼起之可靠負責人，政權似無可交代，如本人立即下野，或致政局愈見混亂，更難收拾，故躊躇莫決，認爲不甚妥當，爲此迭與湯商量如何退休之穩善辦法，昨日又曾特召三五要人會議此際，仍未聞有何決定，雖然政情者談，段意謂許世英既出而組閣，業費不少周章，現設法助其獲得各方諒解，俾內閣組織完固，本人即在一月十五日以前，克踐宣言，奉身以退，中樞政務，即交由許繼負責，如是則本人方算有始有終，於心稍安，此後無論誰入主中樞，或由何法回復法統，本人均可不問，外傳謂段已囑由湯漪擬就下野命令，電，共有三道，將即日發表，野諸說，均非事實，蓋一切在研究磋商中，殊未有何具體決定也。

末次研究所

釀進行亦猛，更覺應從速解除政柄，庶可安全下野，不過段氏任事，素肯負責，現雖已下台，並無戀位之意，却尚以爲目前無繼起之可靠負責人，政權似無可交代，如本人立即下野，或致政局愈見混亂，更難收拾，故躊躇莫決，認爲不甚妥當，爲此迭與湯商量如何退休之穩善辦法，昨日又曾特召三五要人會議此際，仍未聞有何決定，雖然政情者談，段意謂許世英既出而組閣，業費不少周章，現設法助其獲得各方諒解，俾內閣組織完固，本人即在一月十五日以前，克踐宣言，奉身以退，中樞政務，即交由許繼負責，如是則本人方算有始有終，於心稍安，此後無論誰入主中樞，或由何法回復法統，本人均可不問，外傳謂段已囑由湯漪擬就下野命令，電，共有三道，將即日發表，野諸說，均非事實，蓋一切在研究磋商中，殊未有何具體決定也。

段擬本月十五日下野說

段以馬電宣言為理由
 段以馬電宣言為理由，以馬電宣言為理由，段以許閣業已產出，政府負責有人，方於前日特派參閱監督劉之龍，赴張垣與馮玉祥商善後辦法，而段氏本人則決於一月十五日通電下野，以馬電宣言為理由云。

馮玉祥

表示下野之由來

張之江等反對擁段

第一軍對任何方面中止活動
 馮恐吳張成立妥協

本報天津特訊、郭軍一敗塗地，國民軍大為恐慌，致當初之策，戰計畫，乃悉行變更，而另取其他方法以資應付，所謂當初之計畫者，乃以第二第三兩軍之各一部及第一軍若干，擔任追擊李(景林)軍，而一方另以宋哲元軍與唐之道軍加入郭軍，由熱河進攻奉天，第一軍之大部分，則開回原防，維持地盤，要而言之，第一軍乃以

北京張家口為中心，第二軍乃以保定開封為中心，第三軍乃以天津為中心，力行整頓軍隊，以便追擊奉天及山東各軍，迨廿八日國民軍方面始註明郭軍確已覆沒，于是對子山東及奉天，皆暫收守勢，以冀各軍從事整頓，其前在津浦綫追擊李(景林)軍之第二軍，刻亦撤至京漢綫方面，但天津之鐵路海關銀行等有收入之機關，始

全為第一軍所佔據，本月一日彼等集于張家口，咸以第三軍既獲得地盤，其利權自應為第一軍所有云，今也第一軍無論對於何方面，皆中止活動，當斯時第一軍部內反對馮氏擁段之傾向，甚為顯著，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等，曾聯名致電馮氏，主張和奉聯吳擁黎，而馮氏因之遂發出下野通電云，孫岳自晉直後，其所部之第三軍，除在洛陽之一旅外，餘悉調入直隸，將來直隸內之京奉綫歸第一軍，京漢綫歸第二軍，津浦綫歸第三軍，大體業已決定，至京綫綫則仍歸第一

軍管轄云，又某社云，馮氏此次下野，本屬原定計劃，至決行如此之速，聞其中尚有原因，蓋吳佩孚已于上月卅一日發出通電，云：「已飭所部，將討賊事宜，分別結束，」表示有下野之意，但其通電中關於張作霖一節，尚有「倘能迎機利導，即是亂安民，」等語，據某方面觀察，吳氏此種通電，似為吳與聯合之先聲，若吳張果然聯合，則又難免兵連禍結，故不如乘吳張結合尚未成立，馮氏提前下野出國，則一切紛糾，立即解決，即不然，馮氏對於以後紛糾，自可不負責任，此馮氏急遂下野之由來也，此係某方面所傳，確否則未知也。

末次研究所

馮於昨晨抵平地泉

將赴俄德再往美國 一說將暫駐包頭

馮玉祥現已於四日下午二時半、離却張家口、前往平地泉、因身體勞頓已極、擬在此休養數日、即往俄德考察其農工商業之狀況、蓋馮氏認中國積弱之原因、大半由於農工商之不振、遊閒之人數、超過於有職業之人數過多、將來非從振興農工業着手、不足以救中國之積弱、馮於未行以前、曾發電數通(一)致段執政辭去西北邊防督辦及甘肅督辦之職、(二)向全國通告下野、(三)通知僚屬已暫著張之江代理西北邊防督辦職務、(四)勸勉僚屬電發後、即遷往平地泉、唯隨行時、未為普通之通知、因此外間疑為前往庫倫云、

又聞馮玉祥四日下午二時、偕其夫人及其幼女公子、并隨帶譯員一人、由張乘汽車向庫倫方面出發、當晚已抵平地泉、擬

在該地稍事休養、然後改乘汽車北上、經庫倫赴俄、擬在德國留學、并考察一切、將來或赴美一行、亦未可知、

另據某方所得張家口電訊、馮於五日上午一二時半、抵平地泉、馮之目的地、確由庫倫入俄赴德、但亦有謂馮將由平地泉前往包頭、駐若干日、再赴庫倫者、似亦可信云、

馮離張情形

行前之會議

張家口四日電通電云、張之江已率前線騎兵、暨第五七各旅回張、其追擊李景林之任、悉歸李鳴鐘鹿鍾麟擔任、二日張垣幹部大會、張李及劉之鼎均列席、馮發表下野之意、羣衆挽留無效、并將軍政一切後事、託幹部接收、遂于四日正午率夫人及少數從者、赴平地泉、似擬向庫倫進發、此行馮離張垣、極為秘密

當馮氏臨去之前、曾在張家口、開一度重要會議、各重要將領及文官均列席、馮當衆宣佈出洋遊歷不問政治之決心、衆聞言、全體表示贊成、馮氏除將各要職、分別委託外、並將一切軍事訓練之全責、付與張之江、其餘各部分、則仍照平時辦理事務、與馮未去時相同、故一軍內部之團結、此後仍然甚堅、狀態絕無變易、惟聞二軍方面、對馮氏東電主張取消國民軍名義一層、尙未表贊同云

張之江報告

代西北督辦

馮玉祥下野時、對於西北邊防督辦、甘肅督辦兩缺、其意則略如下述、一由張之江以察哈爾都統、兼西北邊防督辦一職、

末次研究所

(二)以綏遠都統李鳴鐘、爲甘肅軍務督辦(三)李鳴鐘之綏遠都統原缺、由甘肅軍務督辦劉郁芬接充故馮於發出辭職電及下野通電時、即下一手諭、將西北邊防督辦職務暫着察哈爾都統張之江負責代理、俾俟中央派員接充、關於此事、西北邊防署參謀處有冬電到京報告張之江本人亦有支電到執政府、

參謀處電 萬火急、北京執政府、各部院、各衙署、各機關、各省軍民政長官、各官署、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均鑒、馮督辦業通電、辭職下野、所有西北邊防督辦署一切政務事務、在未奉中央明令派員繼任以前、奉諭由察哈爾都統張之江、負責代理、特電奉告、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冬二日)印

張之江電 十萬急、北京段執政鈞鑒、馮督辦於東日通電下野並另文呈請後政、特

簡繼任人員，以資維持，馮
 督辦已於支（四日）日離張
 垣，並委之江於約座未經任
 命繼任人員以前，暫為代行
 西北邊防督辦職務，之江遂
 於支日任事，馮電奉出，伏
 乞容鑒，弘之江叩支（四日）
 印。

又張家口通訊，張之江都統率
 領本署隨行之各職員及衛隊，
 於二日早五時餘乘專車返張，
 抵站時，馮督辦帶督辦署朱副
 官長及各職員在站歡迎，下車
 後，即偕赴新村督辦署協商要
 公，兼敘闊別，歷數時之久，
 始回都署休息云。

段擬留馮

或謂將予放棄名義
 鹿鍾麟前因馮決下野，曾赴張
 請示一切，茲聞鹿氏業由張垣
 返京，昨晨晉謁執政有所陳述
 段以馮突辭職關於國事上之善
 後計畫，無從商榷，殊為焦
 灼，決定派員前往慰留，昨日
 已去電預告矣，茲將鹿氏所陳
 各節，覓錄於下，（一）煥帥辭
 職原因，已見通電，一以免軍
 閥之爭權奪利，一以堅執政之
 治政心念，潔身引退，為將來軍

閥之模範，（二）國民軍各將
 領，對於煥帥之下野，認為尚
 非其時，懇執政予以慰留，
 （三）煥帥遠遊，挽回匪易，所
 有西北邊防督辦及甘肅軍務督
 辦兩席，仍由其遙領，國民軍
 此後行動，仍察其意旨做去，
 （四）京師地方治安，仍由鍾慕
 負完全責任云云，
 又段宅消息，昨日政府與馮方
 人員計議，皆認馮氏出洋留
 學，應由政府給予一種放棄專
 使之名義，馮氏目前之目的地
 既在德國，擬即明令考察德國
 建設事宜，惟因馮氏並有由德
 赴美之意，故又擬擴大為「歐
 美」二字云。

馮王實行下野

有昨已離張赴俄說

馮王日前致電張之江李鴻章鍾麟等，表示辭職之節，已誌前報，昨聞馮王
 面與張段，張決辭職，一面通電全國，表示下野決心，並開定於昨早
 十一時由張家口乘汽車經庫倫入俄乘西北利
 亞火車赴莫斯科考察，後即赴德國留學，至西北邊
 防督辦交張之江代理，甘肅督辦交李鳴鶴代理，張之江
 率領隨等均往張家口為鹿鍾麟則已於昨日由張返京，馮王兩電錄下，
 赴張現尚未回，熊斌高鳳龍等昨亦由京赴張，在將馮氏兩電錄下。

馮玉祥竟

決意下野出洋

昨晨已離張家口

電段辭本兼各職

馮玉祥致電張之江等，表示下野，而又已離張家口。前接電稱：馮玉祥，電中有承示三端之語，謂：馮玉祥又未發後，未知所謂三端者為何。聞張手得電後，曾親赴張家口極力勸導，外間方以馮或可打消初意。乃據昨日所得消息，則馮於昨午九時突攜隨從數千人，由張家口乘空汽車前往庫倫，並有不自前赴俄德之說。臨行時拍車前，他首所列各名甚多，謂：中居然希望段、吳不念前嫌，共謀國是，亦其注意也。該電原文如下：

(銜畧)吾國苦於戰禍十四年於茲矣。殺人盈野，所殺者盡為同胞。爭端百出，所爭者莫非國土。老弱轉於溝壑，少壯挺而走險。鞭弭周旋，相習成風。金錢萬能，羣趨若鶩。禮讓之大節盡失，國家之信念無存。平禍禍國，人民切齒，痛定思痛，於斯極矣。玉祥自去歲倡導和平以來，本期從此息止內爭，專意建設。是以遠投邊塞，拓土移民。凡開渠植樹，修路造林，諸端無不提倡。郵資養兵，工屯樂諸軍，無不推行。以絕事實，諒所共鑒。不期段屬者不識其心，樂附者助長其勢，屯軍滯上，飲馬江表，勢欲捲席海內，雄霸中原，橫暴無狀，義忿斯動。以至羣起出抗，雲集景從。孫寶幹者義手漸，長驅北指。前府督聲援于鄂，志切存濟。皖贛響應，已成破竹之勢。徐淮炮澤，振強敵之餘。未至兼旬，潰退千里。人心向背，于斯可知。猶復野心未死，強迫趨勢，驅師入關，轉而圖北。用兵弗戢，終于自焚。鄂軍長(松齡)痛于東省人民水熱之困，深懷故國割離之悲。爰整師旅，為民請命，週旋之初，游展(李烈鈞)

未次研究所

馮玉祥之舉動，迨孫檢閱戰捷，孤軍深入，乃考展(李烈鈞)其對段之不滿，則馮玉祥則通電段。馮玉祥為促進和平計，不得不已而用兵。現在芳宸潰逃，京津肅清，直省負責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圖鄂軍長逼馮下野，一朝顛覆，道路相傳，聞已殉死鄉國，未遂初衷，性成尸陳。果係事實，殊堪悼惜。雨亭(張作霖)經此新創，漸有覺悔。善戰者當服上刑，舟中人誰成敵國。古訓昭垂，可知警惕。玉祥鑒於武人專斷，特將贖勝餘威，把持政權。迫期往事，輾為痛心，此次隨侍獲勝，亦已不武。又何敢冀天之功，自貽伊戚。值茲千鈞一髮之機，澈底澄清之會，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謀國家之改造。但願戰事從此結束，人民得資休養。玉祥個人願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則造謠惑眾者可以息止，而挑撥是非者失所憑依。至於國家大計，執政碩德耆老，萬流仰鏡。子玉(吳佩孚)學深養粹，飽經世變，當能不念前嫌，共謀國是。孫寶幹(傅芳)肅府(顧炳南)方履(本仁)閻百賢(錫山)岳西賢(維峻)孫萬祥(希)共起義師，效奏奇功，均不世之功。從此延請國內賢豪，公開討論，詳諸大法，納諸軌道。凡關於國計民生，自宜各抒偉抱，共濟艱危。玉祥既無學識，復乏經驗。以之治國，無益蒼生。以之治軍，空累袍澤。與其遺誤將來，見贖國人，莫若早日引退，以勉各戾。除另呈辭職外，當即時解任，還我初服。所有國民軍名義，早經通電取消。此後咸屬國軍，不再沿用國民軍名義。自電達以後，凡與政事而見教之賓客，一律謝絕。凡因職位而惠賜之文電，恕不作復。以示決心。玉祥解職而後，擬即出遊，潛心學問。若有一掃之憾，願願諸國人。謹佈腹心，敬請鑒察。馮玉祥東(一日)印。

馮通電外，尚有呈段一電，懇請辭職，並錄如下：
萬急北京段執政鈞鑒：吾國連年戰事，人民塗炭，推其原由，皆由軍閥專權，野心不戢，遂致循環報復，迄無已時。前蒙段帥，力主和平，耿耿此心，始終未渝。不意幸